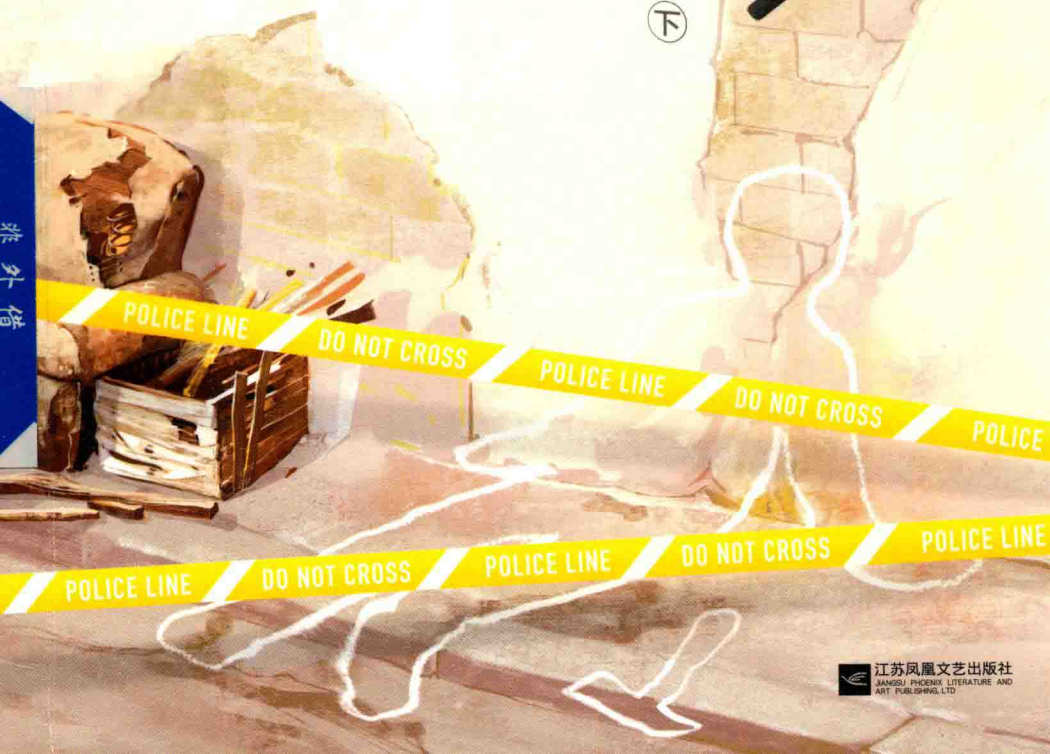


梦魇殿下 著

有着特殊侦探技能的少女之身份神秘的雅痞大叔
乌龙搭档边谈情边破案，笑料百出脑洞大开
独家番外《最后一面》《三个主题会》《室友》惊艳收场！

我有 *I Have Special Detective Skills* 特殊的 侦探技巧

②



梦魔殿下 著

我有 *I Have Special Detective Skills* 特殊的 侦探技巧[®]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有特殊的侦探技巧 : 全2册 / 梦魇殿下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4
ISBN 978-7-5399-9909-8

I. ①我… II. ①梦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17272号

书 名 我有特殊的侦探技巧 (全二册)
作 者 梦魇殿下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沁颖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策划 张才曰
特约编辑 虾 球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 三 乖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450千字
印 张 18
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,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909-8
定 价 52.0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『第五十八章』惩罚

会客室内，暮照白猛然眨了一下眼睛，看着桌子对面坐着的那个少年。

林馥依然是老样子，身前堆满五颜六色的纸花，他坐在花后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目光穿过长桌望向暮照白，一字一句，缓慢问道：“你怀疑我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暮照白捏了捏手里的录音笔，“我们继续吧。”

但林馥似乎并不打算继续下去，他的身体慢慢向椅背靠去，眯着眼睛对暮照白笑。

“一直是在说我的事情，似乎不大公平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林馥清亮的眼眸凝视着他，“暮警官，说说你的事情吧。”

“我？”暮照白愣了一下，接着不动声色地说，“我的生活很枯燥，没什么可说的。”

林馥歪了歪头：“那就说说暮照柔的事情，怎么样？”

暮照白猛然握紧手里的录音笔，眼睛紧紧盯着他：“你认识我姐姐？”

“你们的名字很像。”林馥想了想，“性格也很像。”

他的目光落在暮照白脸上，似乎在探究些什么，似乎在怀念着什么，又似乎在透过相似的轮廓哀悼着什么。

“三年前，一群警察赶到农家小院，其中就有你的姐姐。”林馥缅怀道，“在几乎所有人都把我当成变态杀人狂的时候，只有她肯陪我说话，给我解释的机会……对了，她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她已经死了。”暮照白面无表情地说，“因公殉职。”

“真可惜……”林馥叹了口气，拿起一朵红色的纸花在指尖转悠，“我还以为她已经跟周瀚结婚了呢。”

暮照白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居然会在这个场合、这个故事里听到自己小队长的名字，他忍不住追问：“什么周瀚？什么结婚？”

“你不知道吗？”林馥惊讶地看着他，“三年前，她就在跟同队的一个叫周瀚的人交往啊，她还给我看了她的戒指，告诉我，年底的时候他们就会结婚。”

暮照白觉得脑子里一片混乱，队长的确是三年前结的婚，而姐姐……则刚好死在他结婚前。

在一次任务里，因为一个很小的意外，就这么毫无声息地死了。

林馥将红色纸花放在鼻翼下，仿佛在轻嗅它的芬芳，棕色的眼睛却一直看着暮照白的方向，像在欣赏一朵开在圣地中的光辉之花，他笑道：“好了，闲聊了这么久，该回到正题了，我继续跟你说我的故事吧……”

“不。”暮照白忽然抬起头，目光灼灼地盯着他，“关于我姐姐的事情，麻烦你继续说下去。”

那一刻，林馥看着他，两边唇角缓缓向上翘起，露出一个美丽得

近乎莫测的笑容。

“别急，暮警官，别急……”他用一张孩子的面孔，说着成年人般沉稳的话，“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……让我慢慢说给你听……”

同一时间，卷卷家中。

卷卷看着眼前的电脑，上面不但打开了文档，还有昨天看过的那几份保险单。她的第一反应是，小孩子看得懂这些吗？紧接着就想起李宝宝平时看的那些电影，《禁闭岛》《黑天鹅》等惊悚片。

少年早慧，或许说的就是李宝宝这样的人。

卷卷关掉另外几份文档，目光重新回到最初那份文档，回到文档上的那行字上：“呵呵，你怀疑我什么？”

卷卷的手放在键盘上，半天没有敲出一个字。

视线忽然一阵模糊，等她再次睁开眼，发现文档里多了几行字。

“比起我，你不是更可疑吗？”

“你有名字，你的名字不叫安琪儿，也不叫红领巾……你叫熊卷卷。”

“你手机里记录了很多名字，我们来看看都有谁……爸爸、妈妈、绿绿、小刀、前同事……”

“很丰富多彩不是吗？”

“你不是我的第二人格。”

“你是个活生生的人。”

“你欺骗了我……跟其他人一样，不，你比其他人更过分，我那么相信你，你却骗我还怀疑我！”

“我生气了！我要报复你！”

看完最后一句话，卷卷的第一反应就是抓起桌上放的手机，给小刀拨了个电话，铃声只响了一下，没等小刀接电话，李宝宝就急忙夺回身体控制权，然后飞快地把手机挂断了，嘴里还不停地骂着：“该死，该死，该死……”

叮咚……

门铃声忽然响起，吓得她捂着嘴不敢说话。

害怕是小刀回来了，她心里有点胆怯，脚步一点一点地挪到门边，透过猫眼看出去，发现门口站的不是小刀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大大咧咧地喊：“谁啊！大人不在家，我是不会开门的！”

刀妈站在门口，听了这话微微愣了一下，然后问道：“你家大人去哪儿了？”

李宝宝虽然不认识她，但这并不妨碍她进行报复性的恶作剧，她嘿嘿一笑道：“爸爸出门了，妈妈在家睡觉。”

刀妈忍不住倒退一步，看了眼门牌号码……她觉得自己可能走错了地方。

但是楼层没错，门牌号码也没错，她从包里拿出手机来，给小刀打了个电话，可惜一直占线，这时候，门内就传出小孩子的声音：“你是谁啊，你找谁啊？”

“我找小刀。”刀妈柔声道，“我是他妈妈。”

门内，李宝宝捏着下巴想了想，忽然唇角向上一扬，露出一个小恶魔似的笑容，没等刀妈打通电话，她突然打开门，飞扑过去，抱住刀妈的大腿，然后扬起一张稚嫩可爱、带点婴儿肥的小脸，泪眼蒙眬地喊道：“奶奶！”

刀妈听了这称呼，胸口一窒，急忙伸手扶住门。

这是送子观音显灵了吗？刚从观音庙回来的刀妈忍不住定定神，问道：“小朋友，你爸爸是……”

“我爸爸叫小刀。”李宝宝满脸天真，“我妈妈是熊卷卷。”

一边说，她一边拉着刀妈进了门，两人走到卷卷房门口，她伸手将门拉开一条缝隙，然后一根指头竖在唇前，嘘了一声，压低声音道：“看，这就是我妈，她昨天晚上跟爸爸打架打累了，今天早上一直起不来床。”

刀妈缓缓点点头，貌似懂了什么。

两人把门关上，然后轻手轻脚地来到小刀房间。

刀妈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内情，于是一坐下就问：“你说你是小

刀的女儿？可我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过你？”

李宝宝的眼眶顿时红了起来，垂下脑袋，小声说：“爸爸他一直不想跟妈妈结婚……也不愿意跟其他人提起我们。”

刀妈愣了一下，这么不负责任！

“不过妈妈不在乎这些。”李宝宝接着说，“听外公外婆说，他们劝了几次，妈妈都不肯把我打掉，说要把我养大，然后等爸爸回心转意……”

刀妈又愣了一下，这么犯贱！

“这些年，妈妈过得可艰难了，老是有人对她和我指指点点……”李宝宝擦了把泪，“不过还好，苦尽甘来，爸爸在外面浪够了，终于想起妈妈的好了……”

刀妈听到这里已经无语，这剧情、这扑面而来的狗血味……怎么那么像她这几天看的脑残偶像剧啊？

就在李宝宝还要继续往下说的时候，一只手忽然按在她肩上。

“妈，给你买的咖啡。”小刀把手里装咖啡的袋子递给刀妈，然后俯首看着已经浑身僵硬的李宝宝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还有你，你订的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男女混合双打套餐到了。”

口口声声说要报复卷卷、报复刀哥的李宝宝抬起头，露出谄媚的笑容：“刀叔叔……我刚刚是开玩笑的。”

“我不是开玩笑的。”小刀淡淡地道。

是夜，李宝宝没有菜吃。

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一碗白米饭，上面插两根筷子。

李宝宝看看自己面前的白米饭，再看看小刀面前摆的四菜一汤，伸出筷子想要夹一块猪蹄，但被小刀中途拦截，夺下猪蹄放到自己碗里去了。

李宝宝吞了吞口水，筷子转了个方向去夹豆腐，但又被拦了下来。

几次之后，她摔筷子喊：“我不吃了！”

“那就不要吃。”小刀根本不给她好脸色看。

李宝宝歪歪嘴，哭了起来。

小刀咔嚓咔嚓咬着猪蹄，一块猪蹄被他啃得干干净净，他舔了舔嘴，随手将骨头往桌上一丢，斜坐在椅子上，跷着二郎腿，冰冷的目光斜睨着她道：“你想说谎是你的事情，我不能阻止你，但我事后一定会惩罚你，你给我好好记住……我不管你几岁，做错事就给老子咬紧牙关，做好受罚的准备！”

他的目光又可怕，又冰冷，简直像断头台上悬挂的斧头，流淌着骇人的光。

李宝宝明显没有做好受罚的准备，她又怕，又不愿服软，更不愿意道歉，于是眼一闭，躲了起来，把卷卷给放了出来。

卷卷简直是怒不可遏：“这熊孩子不打不行了！朕义愤填膺！快点拿个猪蹄给朕消消火气！”

“你说得没错，这孩子不打不成了。”小刀用手拎了个猪蹄过来，喂给卷卷，“查过了，往她妈妈吊瓶里放肥皂水的人，就是她。”

『第五十九章』女儿

卷卷想起以前玩的一个心理测试，有一道题是——“如果你不幸穿越到一个恐怖片里，你会选择哪一部？A.午夜凶铃；B.电锯惊魂；C.生化危机；D.孤儿怨。”

当时包括卷卷在内，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人都避开了最后一个选项。

答案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很奇怪。

有人就问了：“明明前面三部电影比较恐怖啊，里面要么有鬼，要么有变态杀人魔，要么满世界都是流着口水的丧尸，为什么你们宁可跟他们拼命，也不选D呢？D里面只有一个熊孩子啊！”

因为那个熊孩子的学名叫作女儿啊！

就像那道测试题的答案：你内心最害怕的，是来自家人的攻击，最难防备也最难接受。

有谁愿意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女儿面无表情地站在床边，将肥皂水倒进你正在使用的吊瓶里，用一根牛奶吸管搅拌一下，然后将吸管对准你，笑着吹出一片彩虹色的泡泡？

“李宝宝。”卷卷沉声道，“出来解释一下。”

李宝宝没有反应。

“你之前跟我说，你爸想杀了你妈。”卷卷再次问，“现在你告诉我，到底是你爸爸想杀人，还是你想杀人？”

李宝宝依旧闭口不答。

这样的沉默在卷卷看来已经是一种心虚了。

“你要是什么都不懂，我也不好说你什么。”卷卷冷笑一声，“可你什么都懂，你把一群大人玩弄在股掌之间啊！是不是觉得自己特牛逼、特厉害？可你再牛逼你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而是你妈十月怀胎生下来的！她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没给你吃还是没给你喝，你要这么折腾她？”

卷卷一个人在那儿说了十多分钟，喉咙都快说干了，李宝宝就是不理。

期间小刀一直坐在旁边吃饭，他吃东西的速度很快，无声无息地就扫空了半桌子菜，然后放下筷子，把桌上放着的报纸抖开，低头看了一会儿，等到卷卷快要暴走的时候，他才合上报纸，右手摸向胸口的口袋，修长的手指从里面取出一张折叠成方块形的纸条，喂了一声，朝卷卷递了过去。

卷卷低头看了眼纸条，又抬眼看着他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里有三户人家。”小刀说，“我已经跟他们谈妥了，只要支付他们一笔钱，他们愿意收留一个不听话的小女孩。”

卷卷愣了一下，伸手去接纸条，手指刚刚碰触到纸条，就跟被火烫了似的收回来，然后连连倒退，直到砰的一声，背靠在门上。

“你这是在拐卖儿童！”夺回了身体控制权的李宝宝瞪着小刀，大声尖叫。

“又不是一辈子把你关在那儿不出来。”对象一换，小刀的表

情也跟着换，变得相当冷酷淡漠，就像干惯了脏活的人贩子一样，“什么时候你把身上的坏毛病改了，什么时候接你回来。”

“你又不是我爸！”李宝宝尖叫道，“用不着你来管我！”

小刀笑了起来。

“我不是爸，也懒得管你。”他微微昂起头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，像巨大油画上的魔鬼在俯视看画人，“你要去的地方，也不会有人管你。”

说完，他补了一句：“也没人会原谅你。”

李宝宝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他。

“你去了那里以后，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，任何事。比如撒谎、污蔑别人是杀人犯、欺负同学、利用别人的好意……”小刀淡淡地道，“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但要做好受罚的准备，要知道在那个地方，说对不起是没用的，你撒谎会挨骂，你污蔑人会挨打，你如果往别人的吊瓶里放肥皂水……呵呵。”

李宝宝打了一个冷战，忽然转身拉开房门，然后砰的一声把自己关在了里面。

小刀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幕。

他又重新打开报纸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觉得有点饿，这点东西果然不管饱，于是左顾右盼，目光落在桌上放着的那张纸条上。

他拿起那张折叠成方块形的纸条，拆开以后，出现一个号码。

刘记手工秘制蛋炒饭，五盒起送，电话××××××。

“喂。”小刀拿手机拨了个电话过去，“麻烦送五盒蛋炒饭过来……”

他报上地址，挂断电话，顺便存了一下号码，嘴里嘟囔了一声：“正餐不吃蛋炒饭，果然跟没吃饭似的……”

随手将手里的纸条揉成团，扬手一抛，准确地抛进墙角的垃圾桶里。

小刀收回手，目光扫过卷卷的房门，无声一笑。

卷卷还在那小鬼身体里，他怎么可能真把人送去乡下，要是玩出

什么乡村爱情故事，岂不是往自己头上戴绿帽子吗？

要是事情发展到最后，卷卷真的困在小鬼的身体里出不来的话，那他就忍痛牺牲一下，亲自把小老婆养成大老婆好了。

但在事情没坏到那一步之前，他愿意继续努力，毕竟卷卷不喜欢被困在别人身体里，他也不愿意当外人眼中的变态萝莉控……

“黑脸我已经唱完了。”小刀望着房门的方向，心想，“接下来看你的了，卷卷。”

房门内，李宝宝不知道自己被小刀摆了一道。

她对他刚刚说的话深信不疑，反锁房门之后，她快步跑到书桌边，从书包里翻出练习本和文具盒，然后握紧水笔，在练习本上飞快地写道：“想杀妈妈的人是爸爸，不是我！”

写完，她眼一闭，将卷卷从身体里放出来。

卷卷一睁眼就看到这句话，忍不住冷笑三声，转身朝门外走去。

走了没两步，伸出去脚又迅速收了回来，李宝宝扑在书桌前，一手抚额，一手写字，满脸的焦躁不安：“你听我说！我不想伤害妈妈！可我不这么做的话，怎么把她从爸爸身边送走？”

卷卷会信她的话才有鬼，看完这句话，她又抬脚往外走。

李宝宝马上夺回身体控制权，继续扑回来写字：“是真的！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了，还嫌贵不肯去医院，吃的药、用的吊瓶都是爸爸从外面带回来的，我得想办法让她去医院！把她放在医生眼皮底下！”

顿了顿，她又补上一句：“放肥皂水的那天，我逃课了，就在家边上游荡，如果十分钟内看不到救护车，我就会自己打电话叫救护车的……”

她一句句在本子上写，卷卷一句句看，但也仅仅是看而已。

现在的情况跟刚刚完全反过来，先前是卷卷说干了口水，她一副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的样子，现在换成了李宝宝掏心挖肺，卷卷一副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的样子……

李宝宝渐渐开始手足无措起来，再早熟，她也只是个八岁的小女孩，别说小刀只是要送她去偏远山区了，就算小刀要把她连夜送去名

字都叫不出来的非洲小国，她又能反抗不成？

这个时候，能够保护她的，能够让小刀改变主意的，只有卷卷。

可是卷卷明显不肯相信她。

或者说不敢相信。

“可我说的都是真的啊。”李宝宝放下笔，呆愣愣地坐在椅子上，目光看向窗户外面的蒙蒙细雨，喃喃道，“至少这件事是真的……我亲眼看见的，爸爸他想要杀了妈妈……”

冬雨又湿又冷，雨水像是黑色的，所过之处，无论是天空还是高楼都被染得漆黑。

付雪带李志鹏回家的那天，也是这样一个鬼天气。

李宝宝抱着怀里的小熊布偶，冷冷地打量着眼前的男子。

他看起来很憨厚、很老实，但也很朴素、很不起眼，就像学校沙坑里一抓一大把的沙子。

李宝宝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眼缘这种说法，但是她打从第一次见面开始，就很讨厌这个继父。妈妈以为她是小孩子脾气发作，觉得继父从她这里分走了她的爱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李宝宝最讨厌他的一点，是他那永无止境的道歉。

最典型的一次就是，有几个邻居家的小孩嘲讽她妈妈是破鞋，被她追着打了一顿，四个人脸上都挂了彩，哭声引来了双方家长。李志鹏来了以后，问都不问一句为什么，就按着她的头，逼她给邻居鞠躬道歉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管教无方，回头我会好好管教这孩子的。”

这句话……就是李志鹏的口头禅。

所以他是邻居眼里、老师眼里，甚至妈妈眼里的好父亲，但绝不是李宝宝心里的好父亲。

她甚至恨他。

在她一次次被人欺负、一次次被人辱骂的时候，没有人保护她、没有人帮她，伴随她的只有一句句对不起……可明明不是她的错！

既然她做

对的？

李宝宝的脾气越来越坏，做事也越来越没分寸，以至于李志鹏跑来帮她道歉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多到妈妈都对她的行为颇有微词。

后来有一天，妈妈病了。

所有人都说，妈妈是被她气病的。

李宝宝自己也这么认为，所以那段时间她的脾气收敛了很多，被人欺负也默不作声，就是希望自己的委曲求全，能让妈妈早点好起来。

可她看见了什么？

大约是一个月之前，周四下午，学校因为要做考场的关系，提前放学了。这事李宝宝没跟家里人提，妈妈卧病在床，而爸爸……她很长一段时间没理过他了。李宝宝慢腾腾地上了楼，用钥匙打开门，她蹬掉鞋子，连拖鞋都不穿，直接踩在红木地板上，朝自己房间走去，路过爸妈房间的时候，她的脚步忽然一停。

透过房间的缝隙，她看见正在挂吊瓶的母亲。

她的脸色好苍白、好可怜……

李宝宝推开房门，想要走过去亲亲她的脸。

耳边忽然嘀的一声，李宝宝脚步一顿，转头看向桌上的电脑，电脑是开着的，上面开着几个文档，右下角挂着QQ，正在嘀嘀作响。

鬼使神差地，李宝宝走了过去，移动鼠标，点出了一个聊天框。

小美：“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我身边？”

鹏：“快了，我很快就会有一大笔钱，等拿到这笔钱，咱们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了。”

李宝宝感觉手脚一冷。

身后忽然伸出一只手来，粗暴地关掉电脑。

她转头看着李志鹏发怒的脸，冷冷地道：“我什么都看见了！”

说完，李宝宝直接从椅子上跳下来，哇哇大叫着冲出门去，一边往楼下跑，一边对沿途看见的每一个人喊：“爸爸要杀妈妈！爸爸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！”

李志鹏从后面追了上来，把她提在手里，狠狠地打了两下屁股，

然后满脸憨厚地对邻居们说：“没给她买游戏机，她就满地打滚，还到处乱说话，唉……”

邻居笑着从他们身边走过，留下一句：“这种熊孩子，就是要打。”

看着他们的笑容，李宝宝知道自己是指望不上他们了。第二天上学的时候，她急急忙忙跑去告诉老师，但是老师还没听完，就伸手让她打住，满脸冷漠地看着她：“昨天晚上，你爸爸就打电话跟我提过这事，李宝宝，你不觉得四处散播这样的谣言，对你爸爸，还有你妈妈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吗？”

李宝宝愣住了。

谁都指望不上。

大人靠不住，她只能靠自己。

夜里趁李志鹏睡着的时候，她偷偷爬到床边，双手合拢，朝妈妈耳朵里轻轻喊：“妈妈，快醒醒。”

妈妈一直醒不过来，反倒是时常喊醒李志鹏，他在床上转个身，朝李宝宝咧嘴一笑，眼睛在黑夜里闪闪发光，就像贪婪的豺狗一样，仿佛在对她说，你们母女两个，谁也逃不掉。

“我很想跑，可是我不能丢下妈妈一个人。”李宝宝在纸上写道，“爸爸看得很紧，又没有人肯相信我的话，而我自己又小又弱又蠢，除了往吊瓶里放肥皂水，我想不出别的办法把妈妈送走……”

字写到这里，练习本也差不多被眼泪给浸湿了。

“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”李宝宝死死地咬着嘴唇，喉咙里带着小小的哽咽声，在纸上写道，“别让他把我送走……除了我，没人能救妈妈了。”

看了这么久、听了这么多，卷卷终于回了她一句话。

她在纸上写道：“你想怎么救你妈妈？”

李宝宝抬手擦了把眼泪，放下手的时候，一道雷光从窗外划过，照亮她苍白稚嫩的脸，以及她缓缓写下的那行字。

“我要杀了李志鹏。”

卷卷看了眼练习本上的字，一耸肩：“哪里需要这么麻烦？”

『第六十章』大人

第二天中午，李志鹏提着食盒，来到医院看望妻子。

推开病房大门，他愣了一下：“宝宝？”

病床旁，穿着蓝白色校服的小女孩转过头来，颇为冷漠地看着他。

随她一起转头看来的，还有许多张陌生的面孔。

身高不同、服装不同、长相不同、岁数不同，但是表情相同，都带着一股冰冷淡漠的敌意。

在他们的逼视之下，李志鹏不由得低下头，心里一阵懊恼。这女人哪来这么多的亲朋好友？这……这简直是欺诈啊！就是因为她性子孤僻，除了一个女儿，身边几乎没有别的亲人，他才选择跟她结婚的好不好？

抱紧怀里的食盒，李志鹏抬起头来，满脸担忧地朝李宝宝走过去，屈膝在她面前蹲下来，眼泪都差点掉下来：“宝宝，你昨天去哪儿了，爸爸好担心你……”

说完，他不满地看了她身后的那群人一眼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拐走我家小孩？”

“李先生你好。”西装革履的刀哥递上了自己的名片，“鄙姓何，是美满保险的保险理赔员。”

李志鹏蹲在地上，目光落在他递来的名片上，眼皮跳了一下。

卷卷也转头看了刀哥一眼，上次还是律师，这次就变成保险理赔员了……所以刀哥你的真实职业果然是办假证的吧！

与此同时，另外几个人也递上了自己的名片，职业都是理赔员，但分别来自不同的保险公司，而这些保险公司的名字，李志鹏都很熟悉……

他慢慢从地上站起来，盯着他们几个：“你们这群吸血鬼过来干什么？叫我投保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，等到我老婆病了，真的需要钱的时候，你们就推三阻四！现在是不是看我老婆快不行了，怕要赔钱，所以干脆过来找我解除合同啊？”

他声色俱厉，喊得整个病房的人都看着他们。

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其影响，看几个理赔员的眼神有些不善。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”小刀单手放在卷卷肩上，扶了扶眼前的金边眼镜，“我们昨天晚上接到这位小朋友的电话，她在电话里控诉……你，李志鹏……”

他伸出一根手指，点向李志鹏，笑容狡猾又冷酷：“想要杀妻骗保。”

李志鹏愣了一下，手一松，手里的食盒失手落地，雪白的粥混着剁碎的青菜撒了一地，像坟头的白雪和青草。

“宝宝……”他眨了眨眼睛，泪珠滚滚而下，“你怎么能这么污蔑爸爸呢？”

“是不是污蔑，查一查不就清楚了吗？”卷卷对他说。

这话不仅是对他说的，也是对她身体内的李宝宝说的。

既然分不清谁的话是真、谁的话是假，那干脆就用事实说话。

“他们有什么资格查我？”李志鹏似乎有些发怒，指着小刀等人喊。

“他们当然有。”卷卷面色平静，“他们都是收了钱的。”

成年人大多都是利益动物，会为了利益而展开一系列行动。

既然在保险公司投了保，被保险人写的是付雪，那他们当然要对付雪负责、对钱负责。

所以在卷卷看来，要解决李志鹏，哪需要杀人那么麻烦，一通电话足矣。

接下来她跟李宝宝只需要淡定围观就行，保险公司的人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的。

李志鹏瞪着卷卷，刚要开口说些什么，身后就有人敲了两下门。